

# 繁华世界

(美) 尼尔·特拉维斯 著  
孙恺祥 罗达十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译

# 繁华世界

(美) 尼尔·特拉维斯 著  
孙恺祥 罗达十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根据美国Avon出版公司1984年版。小说英文  
原名：Mansions. 国际统一书号（ISBN）：  
0—380—88419—4。

责任编辑：温洁  
封面设计：解建华  
技术设计：杨潮

### 繁华世界

〔美〕尼尔·特拉维斯 著  
孙恺祥 罗达十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1/32 印张10.5 插页1字数225千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640—3/I·76 印数1—50000

定价：3.25元

本水蒸”。入大典五不个头，好端庄且自吃喝早熟变故告要  
率因骄人不，大千紫一朝多如寒变快，且自吃不。德寿封  
。当变故  
而学够出家真变快，武下真真变故集安，派一水蒸  
速就未决平山由贵变快景。

## 内 容 简 介

故事发生在现代的美国。一位漂亮的金发姑娘安琪，被人用蒙汗药麻倒后强奸了。不久，她发现自己怀了孕。

对方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曼希恩世家的大公子理查德·曼希恩。他的家族垄断了全美主要的电视、广播和报业。面对这个炙手可热的大亨，安琪明白不是对手，只好堕了胎，来到华盛顿，当了一名记者。她虽初出茅庐，但身手不凡，敢于不留情面地揭露上层人士的丑行，被同行誉为“铁女人”。为此，她也得罪于有势力人物，在出外旅行时，被人跟踪盯梢，偷拍了裸照，登在报纸头版。安琪名誉被毁，被迫退隐回家。

正当她苦闷彷徨之际，认识了曼希恩家二公子，主管报纸分支的莱尔·曼希恩。弟弟与哥哥完全不一样，性格温文尔雅，正直善良，两人坠入情网。安琪随即回到莱尔所主持的那家报社工作，在她荣获“全美十佳记者”的桂冠后，接受了莱尔的求婚，从此踏进了这个令她亦恨亦畏的名门之家。具有强烈占有狂心理的理查德，在婚礼庆典上，向莱尔

诬告说安琪早就和自己乱搞过，是个不正经的女人。茉尔本性软弱，不能自己，对安琪的爱情一落千丈，不久，便因车祸丧生。

莱尔一死，安琪的处境岌岌可危。理查德露出狰狞面目，企图将她掐死，危急之际，倒是理查德的儿子赶来解救了她，反将父亲痛打一顿。

事实教育了这个家族的下一代，他们全体参加了安琪的再婚典礼，向新夫妇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喜讯，作为送给她们的最好礼物。

聪明的读者，你们能猜到这个礼物是什么吗？

音用不期。土著人民或主官者皆大惊。指鹿为马，指虎为鹿。书因个几枝向日，出来且个几枝。草书成丁目，即指演武。指草。言宣旨时，指演武奉旨全宗，且并。指鹿为羊，同丁洋人而直指重臣，且举武将之首，指财臣。中微大怒，指辛令事。制宜先财，申长画众公国美”。指卦“。用卦爻变而介祟卦品，美财申式意，同断鼠首，指京果取。玉重出，指昌更入个个一长。指卦是卦，指卦是卦，指卦是卦。安琪管世士，指拜  
**第一章**

光他的名字就能唤起对遥远世界的向往，对充满异国情调、豪华富贵的世界的向往。安琪聆听着，完全入了迷。随着他的演讲，她的心也已驰往那由诸如理查德·曼希恩这样英俊潇洒、有权有势的人所主宰的世界。她往演讲厅周围望了半圈，其他人都兴味盎然。所有人都对显赫人物肃然起敬。她猜想，所有人都确信他们至多只能这么接近权势人物了。

理查德·曼希恩虽然惯于接受他人奉承，但见到这种场面仍然难免有些激动。正因为他才腾出时间来作讲演，给大学生或任何其他愿意听他指教的人作讲演。他宣扬他那套理论，举旗指路，重申并赞扬美国的立国之宝。当然也少不了要谈到曼希恩家族。并且，他喜爱虔敬的听众，乐于笼络前途远大的年轻人。她坐在大厅的第七排。理查德只需往讲坛左边稍稍偏一点，就可以直视她的格子花裙。她双腿匀称，修长而纤细，呈褐色，从白色凉鞋一直延伸到V形女衬衫。他向佛罗里达

学院的学生作着演讲，目光却停留在她的衬裤上。他不用看笔记，对所讲题目了如指掌。近几个月来他已向好几个团体的人作了同样的演讲，并且他完全信奉他所传递的真言。

“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电视将首次作为举足轻重的宣传媒介而发挥作用，”他说。“美国公众将通过电视决定哪个人更值得担此重任。如果尼克松和肯尼迪同意在电视实况转播上进行辩论，我们大家都将能进行最佳选择，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对着摄像机撒谎。”

## 章一 美

她架起双腿，把裙子拉到膝盖以下。女衬裤不见了。如果他当时不是在滔滔不绝大发宏论的话，他肯定会感到遗憾了。

“在电视摄像机铁面无私的眼睛下，理查德·尼克松将显得特别突出。对此我深信不疑”，他说，然后微笑了。

“我在这里暴露出个人政治上的偏好。我确实相信，副总统是带领我们进入未来十年的引路人，是对付今后多种挑战的指挥家”。

他的视线从遮住了的膝盖上移开，向上移去，打量着她的身子。他的目光停留在她的面孔上，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忘了自己在讲什么。这是他见到过的最漂亮的一副面孔。年轻，但已出落得完美无瑕。鹅蛋形的脸庞，高高的前额，秀长的鼻梁，略呈方形，显得很坚实的下巴。金色的头发向后扎成一束马尾，更衬托出高高的颊骨。那双凝视着他的深绿色的眼睛闪烁着点点金光。这真是一张绝美无比的脸蛋，他想。要是还企求她有一付好嗓子与之匹配，那简直就太过分了。他很不情愿地中断了和她的眼神交流，重新注意到其他听众。

“无论大选结果如何，”他说，“电视都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不亚于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电视是当今社会传播知识、交流信息的最伟大的力量。本家族和本人为能跻身电视界前列而深感荣幸。我们之所以自称为家族电视网是因为信奉美国人家庭和睦、同胞相助的价值观念，忠于基督教的法规。只要是曼希恩家族在经营这个电视网，我们就会坚持按严格的道德伦理办事。我们的竞争者们可以尽其所能，用廉价的、迎合低级趣味的节目去牟取暴利。但曼希恩家族绝不干那一套。”

他慢慢地仔细打量她。说她漂亮都太委屈她了。她大概有十九或二十岁，在那大海一片的茫然入神的年轻面孔中她显得与众不同。那张脸非常具有性格特征，美丽极了。他们的眼睛又碰在一起，并持续了几秒钟，直到她谦逊地垂下了眼帘。

“在曼希恩家族所经营的报纸和广播中，我们同样坚决反对用耸人听闻的方法去赢得听众和读者。我们的许多竞争者们常常迎合低级下流的趣味。这种作法并不为曼希恩家族所欣赏采纳。电视将成为文明社会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使人从善的力量。我父亲创建了这个电视网，我将象他一样，全力以赴，捍卫并宣扬那使我们国家能发展到今天的伦理道德观念。

“为此我要对你们说”——他瞥了她一眼，然后移开了目光——“这个学院新闻专业的同学们，你们今后如果涉足电视业，将会大有作为。我们这个行业要想作为从善的力量而兴旺发达，要想维持美国的强大和自由，就需要有志有为勤恳正直的年轻人。”他又微笑了，“我弟弟经管我们的报

纸分支。听到我这样说他会恨我，但我相信电视新闻将很快作为主要的新闻来源迅速取代报纸。今天，在新闻事业上寻求成功之地是在电视业。电视是新闻媒介的未来，而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将成为其先驱。”他向听众点头致意，朝后退了一步。

理查德·曼希恩演讲结束。安琪·韦林与众人一道大声鼓掌。他的眼睛好象再次向她直射过来。她觉得自己脸上泛出红晕。这念头真愚蠢！曼希恩王国这位神气十足的继承人怎么会留意到她呢？在这么一群人中更不可能。但这么接近曼希恩，她仍然禁不住欣喜若狂。他象征着一个她所急切向往——也许只徒劳地向往——的世界。她挤出人群。作为接待小组成员，她想尽早到系主任办公室去：也许她还能和曼希恩攀上几句哩。

“啊呀，他可真是令人难忘！”玛蒂·阿克曼急步走过大厅时这样说。听玛蒂说什么东西能使她难忘，这倒真是史无前例。她是四年级学生，已经养成了新闻工作者那种玩世不恭的习气。“都知道他讲的话没错。报纸上的新闻是昨天的消息。未来属于电视。”

简·怀廷碰巧听到这话，火爆地说：“电视只不过是摇钱机，只需倒出一些废话插入广告之间就够了。那些读报时需要翻动嘴皮子的人才从电视上接收消息。曼希恩是个骗子。不过我还得承认，他可真算得上漂亮。他随时请我去试播我都不会拒绝。”她朝安琪诡秘地一笑：“我瞅见你和那个大人物互送秋波，”她说，“幸好杰夫不在这儿。”

安琪脸红了。“别胡说八道，简，”她说，“曼希恩先生绝不会和学生娃娃眉来眼去。我同意玛蒂的说法。曼希恩

先生是在给我们介绍未来”。

“我当然晓得曼希恩先生想向你介绍什么，”简说，然后她和玛蒂都笑起来。

安琪的个子高出大多数同学。在系主任办公室的聚会上，她突然发现，她和曼希恩的目光又碰在一起了。他对直向她微笑。她微微一震，受宠若惊。院刊编辑给二人作了介绍。曼希恩握住她的手，过了很久才放开。

“安琪·韦林”，他重复说。“这名字取得真好。”他们参观学院新闻发布室、校园广播站和电视播像室，他一直和她靠得很近。

曼希恩吹口哨表示赞赏。

“你们这些年轻人真走运，”他说。“这里无疑是设备最好的新闻系，只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系才比得上。”他把手搭在那台录像监控机上，问道：“谁是你们电视节目主持人？”

玛蒂把安琪推到前面。

“安琪是主持人，先生，”玛蒂说。“她是我们的明星。有这么个俊俏美人儿当主持人，我们自认能赶得上时代潮流。当然她蛮不错，摄像机就是喜欢她那张脸。”

曼希恩一本正经地看着安琪，点点头。

“我倒情愿看看你的实际演播，安琪。看你和整个小组的实际操作。愿意为我来段简短的新闻演播吗？”

他们都惊了一跳，非常局促不安，急急忙忙收拾准备。理查德·曼希恩将对他们的工作作出评断。这叫他们变得笨手笨脚：灯柱摇晃，电缆在桌上绞起，摄像机卡壳。终于一切准备就绪，安琪坐进新闻播音员的椅子。

她抓起匆忙凑在一起的那一叠学院新闻广播稿，手都还在打抖。她望着舞台监督用手指数报最后五秒钟。摄像机镜头上方的小红灯亮了，导演给她一个暗示。有那么可怕的一刹那，她以为自己的声音都消失了。然后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一切终于进入正轨。她行云流水般播完了日常新闻，诸如鼓舞士气的讲演、班级展览、来自校方的关于衣着穿戴的严重警告。她的眼睛直视摄像机，对准镜头后面的空间，用眼睛和声音探索着，仿佛在同一个亲密无间的挚友谈话。

她的自信心高涨，决定冒一次险。她放下稿纸，对着摄像机莞尔一笑。

“今天，我们播音室里有一位特邀贵宾，”她说。“他就是理查德·曼希恩。你们当然都听说过他。曼希恩先生正在迈阿密视察他的电视网的一家地方电视台。他抽空从那儿驱车到这里给我们新闻研究院作演讲。这次演讲妙趣横生。我们愿意和全体同学分享这次演讲。曼希恩先生，您是否愿意到这儿来一下？”

摄制组的人发出一阵期待的嗡嗡声。这个演播室里以前还无人这样随心所欲地临场发挥过。他们过于敬仰这种新闻媒介，不敢偏离演播稿。年轻的鲍勃·塔尔博特把理查德·曼希恩引入演播室，在安琪旁边为他安好一把椅子，并把单用麦克风放在两人之间。现在又该开机了。

她始终掩饰住紧张的心情，把它深埋起来，只集中全力应付眼下的任务。她播音时经常都是这样：她那天生的羞怯和缄默转眼间就烟消云散。她侧身对着摄像机，转向客人，微微一笑。

“理查德·曼希恩，谢谢您让我们能有机会分享您的高

见。在今天的演讲中您提到，您认为尼克松将在11月大选中获胜。请您就此作进一步说明。”

曼希恩显得非常老练，又有些茫然。这种场面他以前只经历过几次：摄像机一启动，人物性格随之而变。这小姐果真有专业演播员那种素质。她的面孔和嗓音竟那么轻松自在、若无其事。

他和和缓缓地说：“安琪，说尼克松取胜不是用水晶球占卜瞎猜出来的。所有的民意测验——尤其在真正的美国——都表明他遥遥领先。他在当副总统期间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意味着他知道如何对付总统竞选过程中遭遇到的压力。”

安琪说：“言之有理。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觉得约翰·肯尼迪更具有吸引力。他可能是个罗曼蒂克式的人物吧。”

“此话不假，”他咯咯笑着说。“尼克松那些铁心眼支持者感到庆幸的是那些十多岁的毛孩子还不能参加投票。肯尼迪纵然有超凡魅力也不可能掩盖这些事实。迪克·尼克松是政治家。担当自由世界最令人起敬的重任，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当然罗，有些尖头尖脑的人永远都不会原谅他叫共和党人下不了台之事。但那些人都在主流以外。我并不以为他们的票数会起多大作用。”

“您以为电视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安琪问道，“您以为尼克松应在实况转播的电视上与肯尼迪辩论？”

“我认为这种作法将确保尼克松先生稳操胜券，”曼希恩满怀自信地说，“当人们看到这两人面对面而立之时，美国公众将选择经验和威望，而不会看中财富和魅力。”

导演给她一个结束演播的信号。他们的录像带快要转完

守。大良口音深沉低沉，但更显中肯而响亮。

“今天和我们谈话的客人是理查德·曼希恩，”安琪对着摄像机说，“谢谢您，先生，谢谢您挤出宝贵的时间，给我们阐述精辟的见解。”

当他们关去灯光时，安琪觉得自己开始全身发抖。她的手心都湿透了。站起来时，她的双膝几乎瘫下去。她对这样一个贵宾怎么竟能如此……如此咄咄逼人？自己岂不成了一个傻瓜？

曼希恩托起她的手肘，挽她走出了演播室，好象知道她是多么摇摆不定一样。“可以把带子放来看看吗？”他问鲍勃·塔尔博特，“你们这位采访记者弄得我这么进入角色，我甚至连说过些什么话都不记得了。”

她站在拥挤的控制间，看着录像监控机上显示的那段简短的采访谈话，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等着听曼希恩下评语。

“这一段很好，安琪，”录像带放完后他说，“很有专业味儿。”他握起她的手，感觉到手的湿度。“祝贺你。我估计你有些紧张，但你掩饰得很好，没让摄像机找到破绽。人的形象在荧光屏上棒极了。你在电视上将大有作为。你确实想在电视界谋个职位，对吗？你多大年纪了？”

“20，曼希恩先生。”她说，“噢，我们知道在这儿干的都不是真格的。等我毕业后，我可能要在地方报社找个工作。”

“那可是对天才的埋没，”曼希恩抬起脸说，“安琪，我已在我们电视台开办了暑期实习训练班。如果你到我们迈

阿密电视台来干上几个月，那将使你受益匪浅。既然我要在那儿呆一阵子，把那个地方搞起来，所以我可以特殊照顾你。这个行当我已经干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可是还记不起见到过来得这么自然的天才。”

控制室里的其他人都退得尽可能远些，但他们都听到了两人的谈话。人人都怔住了。

“我不知道是否能……我还从未……”  
“只不过这个夏天而已，”曼希恩说，“只想试试你能否胜任这项工作。你也许根本就不喜欢我们。干这一行的也有一些疯子。”他掏出皮夹子，向她递上名片。“下星期给我秘书挂个电话。她会向你交待清楚一切细节，给你找个舒适安全的地方住下，如此等等。要是你父母想和我谈这事我将乐意向他们担保。”

曼希恩随后就跟系主任泽姆勒走了。系主任还向安琪赐以自豪的微笑。其他人把她团团围住，又高兴又激动，好象他们都将同她一样，交上好运。

杰夫在停车场等她，高大的身躯斜依在车身上。她走近时，他站直身子，把她拥在怀里。

“你在课堂上讲话被留下了吗？”他笑着说，“我以为还要等一小时哩。”

“很抱歉，杰夫”，她微笑道。他替她打开车门。“这都是因为曼希恩先生的缘故。我们开车到海滩上去吧，我会告诉你发生的事情。”

他开车时，她仔细打量他。亲爱的甜蜜的杰夫·蒂雷尔，魁梧、白净、英俊，并且这么爱她。她也爱杰夫，爱他的忍耐力、他的镇定自若。他依赖她，但又给她力量。他俩

准备在暑期末订婚。一年后就举行婚礼，再一年后就生个小孩。所有这些都已规划出来，正如许多大学三年级学生一样，她想成为一个贤妻良母，为报社工作，让杰夫当一个农业科学家。他们就是这样计划生活的。

他在他们最喜爱的那段海滩上的一片棕榈树林边停下车。她开始向他叙述她的辉煌胜利。直到她讲到最后一部分他都一直急切地听着。

“你不会接受邀请吧？”他说，“那样一来，我们的暑假安排就彻底完蛋了。”

“我说不准，杰夫，”她说。那天她头一次感到悲伤。“在一个大城市的电视新闻播音室里和专业人员一起工作，这个机会太好了。”

“要是你喜欢上那儿的工作怎么办？”他逼问道，“要是你想呆在迈阿密当电视明星怎么办？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我过不惯都市生活。”

“没有谁会使我成为明星的，”安琪笑道。“只不过是暑期临时工作罢了。积累些经验也许在什么地方迟早会有用。”

“可是我们的安排就会因此告吹，安琪，”他那牛脾气现在占了上风，“这个夏天是我们象孩子般无忧无虑玩耍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在此之后就将是结婚、养小孩、承担抚养责任，余生都将过成人的生活。”

她严厉地看着他。“听起来你好象不想结婚，杰夫，”她说，“你的意思好象是有了第一个孩子生活就完结了。”

他亲吻她。他搜肠刮肚，寻找话语，想让她理解他的不安心情。他担心的是她想去干危险的事情。

“我确实很爱你，安琪，”他的嘴捂在她头发上说。“我太想和你结婚了。我害怕失去你。你这么漂亮，这么才华出众。直到现在我都还不敢奢望你会情愿同我这么定下来。我真担心你会走开，去找其他人。”

她心中的怨恨消失了。可怜的杰夫。她会把这事处理好的。她亲吻他，张开双唇，感觉到他急切的舌头。

“我觉得这件事非做不可，”两人分开身子后她说，“你什么都不必担心，我爱你。我就只到迈阿密去，然后就把谋职求生的事从我脑瓜里彻底抛掉。”

他看上去非常悲伤。她禁不住偎倚在他身上，抓起他的手，把它放进自己衬衣内层。她让自己的头枕在他卡叽裤子隆起的部分上。

“别这样，”他耳语道，“这更叫我受不了。你不晓得这多么难受，总是抑制自己。我知道，你要我们克制这是对的。但这叫我很难受。我感觉到好象要爆裂似了的。”

她当即就知道该做什么了。那将会让他放心、给他安慰。

“再也不必等了，杰夫，”她说，“现在不必了，要是我将出去一段时间就不必了。今天晚上吧，再也不必等了”。

他简直有点惊慌失措。“你意思是……你要和我………？”

“是的，”她说，“这将是我要回到你身旁的诺言。”她很镇定。“晚饭后来接我。另外，”她说道，一边转过脸去，“你最好带点什么东西。我是说，我们不必现在就开始承担养育之责。对吗？”

。他驱车送她回家。路上她一直都很镇定。她已经作出决定，现在再也不必为他操心了。但她隐隐约约感觉得到杰夫内心内的一种紧张感。他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只是希望她不会让他失望。

“人卧其对去，氏虫会潜心其真矣。来我堕伏事其明会猷。夫杰怕兮何。丁夫皆其恐馆中心藏

。夫舌臣时忌卧臣赏惠。曷双天兆，卧凶亲敬。臣

。臣蛾首于良并从人而“。臣不妙非事卦爻群授矣”

。德同然，去畜固或降只憩焉。心受舞，心昧心不暗念升心”

。韩蛾夙醉里孤羸并从事唯尘衣卿斯吐

。臣卧歌歌，王良卧齐尚界出不禁歌。时悲常非去王眷卧

。千斯卿半曲直赫长西丘自玉歌。恩内休休曰自张放守既，手

。王令陪臣或御，君知不料。丁不妥疑树更矣”。尊吾耳卧“，韩亥限”

。休莫安隔衰叩海要心。尊诚舞。与自附叫恩忘，受教公之承

。“。唯可崩疑歌要壤我庭旋想矣。曼歌斯舞叩玄印。咱

。美讲余，心痴卧玉会将歌。丁之十刻好董戚慈明当歌

。想。最要“丁从不弃哭”。歌歌“，夫杰。丁眷心不冉再”

。攀“不冉再，即土御天令。丁从不倚面相男一去出琳舞

。“丁。……舞咏要心……其思意心”。鼎夫鼎躬点首直首出

。“。言断的表良省诞回要徒县卦爻”。歌歌“，阳县”

。金卦卦真一，童歌缺“，农民。寒魁来歌始脚”。亥斯歌歌

。歌开舞密腹心不印舞。前景舞。西滚爻升东带枝景卷”一去

。“。歌快。责亡育养耽承